

悠悠岁月

# 远去的正月半

(东台)张素

儿时,生活在农村,所有人都叫元宵节为正月半。正月半是新年里首个月圆之夜,小时候,我总觉得它比春节更有味道,因为“正月半,月半正,家家孩子都拎灯”。

过了正月初五,父亲便开始为我们扎灯笼。扎灯笼并不是什么绝活,村里的大人都会扎,但扎得好的要数我父亲。父亲会扎十几种灯笼,最拿手的是八角灯。父亲说,八角灯虽然好扎,但扎好却难。扎八角灯先要扎六个正方形,父亲很娴熟地抽出一根柴,用剪子剪去根和梢,再把柴折成四等份,然后把细柴梢插进粗柴根,正方形环就扎成了。父亲从来不用量,凭他的眼力扎成的正方形环肯定标准。待六个方环扎完后,把其中四个方环的对角用绳子首尾扎起来,连成一个整体。剩下的两个方环上下各一个,依然是用绳子把每两个角扎起来,这样,灯笼的轮廓就出来了。接着,父亲截取粗细相当、长短相同的柴棒四根,分别沿着上方方环的一角连到下方方环的相同角,用绳子扎起来,灯笼就可以平稳地站立在地上了。然后,父亲用一小截柴棒横在灯笼下面,并在柴棒上面倒插一根洋钉,用来固定蜡烛。最后,父亲用彩纸把灯笼糊上,再在糊好的灯笼表面贴上各种剪纸,灯笼就做好了。

正月半那天,天略微一黑,砖街小巷的灯笼就一只两只地“掌”了起来。每家孩子都有自己的灯笼,兔子灯摇晃着两只长耳朵、蛤蟆灯张着大嘴、龙灯拖着长尾巴……而我最喜欢的是父亲为我做的八角灯,不仅因为八角灯在众灯中最亮,而且父亲总说做人就要像八角灯那样方方正正。我们孩子拎着灯笼,在巷子里闲逛,互相炫耀。等到蜡烛快燃尽时,就去街坊邻居家要蜡烛。要蜡烛在当时美其名曰“继烛”,“烛”和“祝”谐音,“继烛”就是春节后继续祝福的意思。随便走进一户人家,见到主人就要继烛,口里念道:“继烛继烛,跟你家要继烛,给继烛,祝你家年年居瓦屋;不给继烛,让你家年年喝薄粥”。大人们见到我们去“继烛”,连忙从家里神柜的抽屉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小拜烛,小心翼翼地为我们点上、点燃。

去过三五户人家“继烛”后,夜渐渐深了。我们觉得村里没意思了,便纷纷涌向田野,正月半最精彩的一幕将在那里上演。农田里,人山人海,有大人,更多的孩子是。到农田的人都是准备参加“武斗”的。每年的“武斗”双方都一样,以村中的小河为界,河东人斗河西人。“武斗”一般在打谷场进行。双方中间用稻草、棉花秸秆、芦柴等易燃材料铺成很长的界线,界线里面暗藏了许多爆竹,然后在界线上洒满从家里偷来点灯用的煤油。当界线被点燃时,“武斗”就宣布开始。火光耀天,爆竹声阵阵,大家一起冲向对方,男的跨过界线,女的留守助威;大孩子手握火把,小孩子紧跟其后。整个场面热火朝天;男的踢燃女的灯笼,年长的烧年幼的灯笼。每次玩到最尽兴时,大人们总是过来吆喝我们回家,说明天还要上学。亢奋的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诉说着那一夜的欢乐,并开始期待下个正月半的到来。

岁月蹉跎,如今生活在异乡,每年元宵节,我总会想起儿时的正月半,都会去街上走走,看看。可是,一直没能找回儿时的那灯那火,也许我再也找不回了,甚至我的后代也无法找回了……



# 登瀛

水墨乡间 彭伟 摄

刊头书法 臧科 书

亲情万象

(市区)姜桦

有三四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了吧?总之,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着我的母亲了。其实在心里我应该是一个恋家的人,在从前写过的有限的有关故乡的文字里,我曾经一次次地自问:“故乡是什么?”当时,我回答:“故乡是我的衣胞之地,是埋葬过祖辈和亲人尸骨的地方。”现在想来,故乡,其实说到底就是两个人,就是父亲母亲,而且,尤其是母亲。如果没有了母亲,即便是亲兄妹,坐在一起我们又聊一些什么呢?画在海边沙滩上的符号瞬间便消失,没有了父母的故乡,那两个虚空的字到底也就是两个虚空的字。

父亲属鼠,母亲属虎。两个都已经是过了70岁的人,但是身体似乎一直都硬朗着。这可能也是我常常粗心忽略两位老人的原因之一。除了特殊情况,母亲一般不太愿意进城,即使不得已地来了,也是过不了一两天就急着回去,在她心中,只有她生活了几十年、门前院后长满了蔬菜瓜果的老屋才是家。去年春天,经不住我的再三恳求,母亲和父亲终于来到我生活的城市,在我刚置的新家比较从容地住了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

就这样,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我们经历了这样一段很有规律又舒服闲适的生活。早晨出门,中午回家,刚走进家门,总会见到母亲烧的热乎乎的饭菜,放好了碗筷等着我们回来。就这样笑微微地看着我们吃完了,洗了锅碗抹了餐桌,然后坐靠在沙发上,半眯着眼睛静静地坐着,一声不响地等墙上挂钟的指针滑过两点十分,再轻手轻脚、小声细语地招呼我们起床上班。那些日子,我感受到的,是长大后经历的最快乐自由的时光。

夏天来了,从班上到家里有好几公里的路程,每天中午顶着个大太阳赶回家吃午饭,吃完了再匆匆去上班,我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想这么来回跑了。母亲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嫌天热的话你们就不要回来了吧。我一个人好将就,我在家里看看电视,时间很快也就打发过去了。我想了想,说:“也好,那样你也不用每天起早拎着篮子去菜场买菜了,没事,你就在家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日当三伏。热辣的阳光一直在头顶上旋着。我们早出晚归,母亲便一个人在那座大房子里硬生生地待着。但是,每天傍晚的下班时间,母亲都会准时在离小区一公里外的岔路口等着我们归来。有一次,母亲突然问我:“你知道今天下午十字路口过了多少辆运泥的大卡车吗?”我说不不知道。母亲说:“我数过了,一共是123辆。”原来,那些日子,每天下午四点钟,母亲就会下楼,沿着我们上下班的道路,一直走到那个十字路口。十字路

口有一片绿地,夕阳西下,母亲就坐在这草地边的大石头上,瞪着昏花的眼睛,数那些来去过往的车子。她一辆一辆地数,开始时数自行车,数不过来了就数汽车,再数不过来就只能数大巴和卡车。最后把眼泪都数了出来。

漫天烟尘遮住了半个天空。就这样又数了快一个多月的卡车,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最近有什么大事吗?我说你是不是想回家了?母亲点点头,说,快立秋了,家里院子后边那一小块地还摆着,你这里要没什么大事,我想,我就先回去几天。

我知道留不住她,我知道母亲是真的想她的家了。在她心中,只有父亲是她的,那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是她的,老家院子后边那一小块还摆着的地里那些青菜萝卜是她的,而占了她满满一颗心的儿子孙子却最多只有一半属



于她,至于我在这个城市里的家那就更不是她的了——每次回家,看见她在菜地里直起腰来搓着满手的泥土微微笑着,那是她最欣慰幸福的时刻……

第二天是周末,难得没什么事,醒来也懒在床上。日上窗台,忽然想起母亲,叫了半天没动静,翻身下床,大呼小叫,依然没有人应答。正在想着母亲可能去了哪里;那边,父亲的电话已经从老家打过来了。原来,一大早,蹑手蹑脚地为我们烧好早饭再盖在锅里,母亲就背着个包下了楼,一个人走着去了车站。乘上长途车,一晃一晃地颠簸了两个小时,不想,晕车,这会儿人已到家,正半瘫在家门口呢,脸紫耳白地大吐特吐。母亲没忘记让父亲给我们打电话报平安,最后还说了一句:这么长时间,麻烦你和媳妇了。

我无语,泪水却一下子窜到了眼里。想起母亲在城里住着,似乎好几次都在嘀咕:“城市里怎么这么冷清,还冷漠。我看你们都不晓得生活的意思了!”听这话的时候,我知道,她是对我们津津乐道的城市生活失去了信任。一个在漫长的农业文明里浸没得太久的人,在走进了城市的同时,她也走进了某种矛盾,以至最终对生活失去了过往的那一份热情。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选择:回家,回到她还保留着最后的泥土和田垄的家……

# 回家看母亲

母亲回了老家,并且就这样在老家待着。但每过一些日子,她总会突然地就拨通了我们的电话,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问:“孩子好吗?你们好吗?想到过妈妈了吗?”一个年过七十的母亲,对着一个也已经渐入中年的儿女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我知道母亲的内心,明明是她想我们了,可是她偏不说出来,而只是问我们想不想她。

“孩子好吗?你们好吗?想到过妈妈了吗?”这是母亲遥远的呼唤。

我说,想了,我想到你了。母亲!昨夜,睡梦里我看见你像一棵老树枝在摇晃。母亲,我梦见你的花白的头发全白了,牙齿掉光了,那一刻,母亲,我甚至不敢去看你。我的母亲,你不是一直梳着两根长长粗实的一顺到底的辫子吗?两根长长粗粗的大辫子,那才是我的亲爱的母亲啊。而眼前的这个老人不是,一定不是。我的母亲,她的头发没有这么白,而且,我的母亲,她也不会这样突然地就瘪了嘴巴。我只记得童年的时候,春天,带着我们到村外的小河边去打猪草,母亲将一片碧绿的芦叶裹成筒状,迎风吹响的芦哨便是整个春天最欢乐的声音。母亲的一副好牙齿,白,齐整,不仅是那二号缝衣针,就是生活的苦难,也能够“嘎巴”一声拦腰咬断。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绵延不绝但略显老滞。母亲告诉我,每天晚上她都会在旁边校园的操场上跑步。一圈一圈地跑,要跑10多圈,有时候还会拉了父亲一起跑。还有,每天都在校园里拾那些饮料瓶子。校园里,那些学生们随意丢掉的瓶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母亲规定自己每天要捡35个,捡到这个数字就不捡了。“你知道捡35个空瓶子要跑多远的路吗?大概有好几十里。啊啊,不是为了卖钱啊。不是的。每天跑三四十里去捡瓶子,我就是想把每天要走的走路走完了,把自己要做的事做完了,把这些围在我身边的日子打发掉。35个空瓶子,就像我每天要见到的35个人。这是我一天里的任务和目标,你晓得我已经捡了多少个吗?再有78个就整整1万个了。这样,我就不觉得平常的日子怎么平淡怎么难熬怎么不好过了。”说到这里,母亲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了一句:“它让我觉得自己为一个目的在活着,当然,这样,我也知道自己越来越老了……”

我不知道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是怎样的表情,反正当时,我的喉咙是哽咽着的。

抬起头,看着北方,在电话里,我对母亲说:母亲,我明天就回去。明天我就回家来看你。

天上飘着新年的第一场薄雪,和无声消逝的时间一起用力,一口咬断阳光的绳索。

生活随笔

# 未接来电

(东台)五月牛

我的手机里有一条我一直不想删除的信息提示:您好!新疆乌鲁木齐用户0991xxxxxx在01月26日18:57呼叫您一次,请回话!

这天是牛年的大年初一。那晚,我正在岳父家欢愉地饮酒聊天。当手机响过两声清脆而短促的信息提示声时,我随即按键翻看,发现是新疆那儿的未接电话,立马回拨过去。电话是挂通了,而传来的却是嘈杂的话语声。

这个电话肯定是去年冬天刚去新疆服役的侄儿志峰打来的。刚才可能是岳父家楼房的手机信号太差,未能接到侄儿的电话。一想到头一次在数千里之外的新疆过年的侄儿,满怀亲情向亲人打来电话,等到的却是无法接通的失落心境,美酒佳肴在我周身催发的暖热气儿顿然消失。我小跑着冲向对面清冷的街道,疯了似的连连拨动手机的拨号键,然而却是阵阵无法打进的嘟嘟声。

侄儿此刻想必是还想再给我打电话的,无奈大年初一,那些同他一样都是头一回离开亲人的新兵们,怎么能够让属于自己与亲人通话的珍贵时间被挤掉呢?这些刚刚步入军营的孩子们,思念亲人的心情此时定是甚为浓烈。

对于侄儿的电话而言,我更有着转接传递的责任。侄儿在他尚未周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我这当伯父的长年离乡谋生,难得对他有个周到的照顾,幸亏他继父为人老实,大家合了劲儿把这孩子拉扯成人。侄儿的家中至今尚未安装电话,他要与家中联系,皆由我代转。一想到这层责任,我的心里又增添了惭愧。我回到乡下家中,该拿什么内容向小峰憨厚的继父和母亲转达呢?寒风中,我挥起右拳猛击着自己的背脊,真恨不得变成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孙大圣,立马飞到新疆,抚摸一下穿着军装的侄儿,给他一个新年的祝福,带回他要对亲人表达的心意。

其实,我的自责是绝对无法能让远方的侄儿感受一位家乡长者对他的抚慰的。我只能期待着星期日晚上,他能照例给我打电话,我也好借机向他说明我新年里未能接他电话的原因。我在感情的煎熬中等到大年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这天一大早,我给手机换了一块充足的电的电池,刻意调高了铃声,又启用来电震动功能,并把手机放在上口口袋里,以备侄儿一旦来电,就能迅速接通。岂料,我连午休、陪友人、上网都放弃了,一直等到深夜也没接到侄儿从新疆打来的电话。

夜里,我失眠了,头脑里总是设想着侄儿大年初一没能打通我手机时的表情和心绪。是不是这个倔强的孩子以为伯父忽略了他的感情而生气了呢?是不是这个星期天,部队新兵连没有给他们这些新兵们安排给家里打电话的时间呢?

过年的夜晚总是不时的有几声爆竹的声响,我在朦胧中被一个爆竹声惊了个激灵。乘着爆竹惊醒的当口,我翻身下床,伸手捉住了要给侄儿写些文字的笔杆……

